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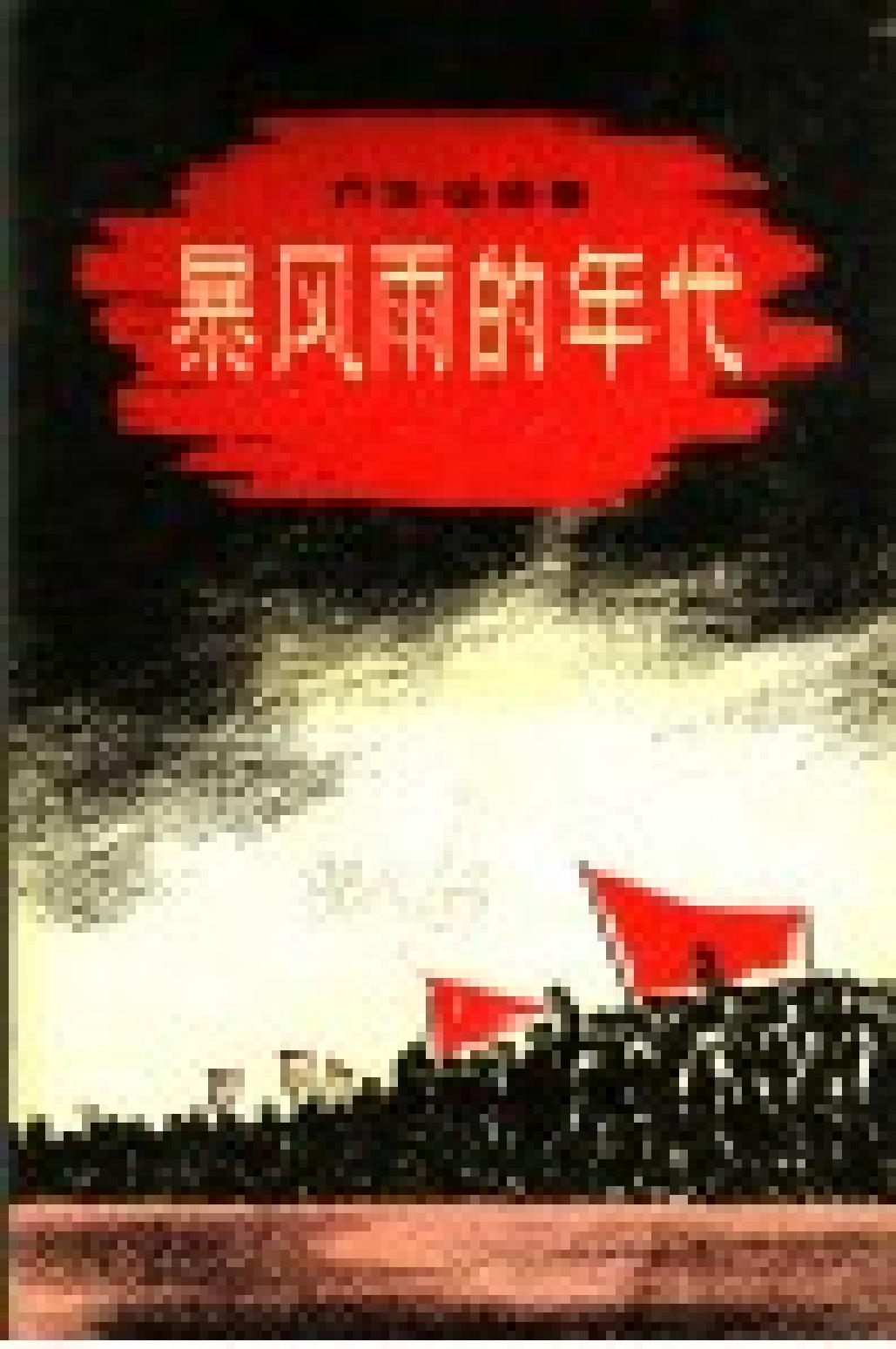
乔治·哈迪著

暴风雨的年代

BB15/03



暴风雨的年代



暴风雨的年代

乔治·哈迪著

齐 仁譯

“讓我們來担当起這永恆的事業，
這擔子和這課業吧，
开拓者喲！啊，开拓者喲！”

华尔特·惠特曼

工人出版社

1958年·北京

George Hardy

Those Stormy Years

Memories of the Fight for Freedom on Five Continents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56

暴風雨的年代

[英]喬治·哈迪著

齊仁譯

*

工人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胡同大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字第0499號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13,000字 印张:8 1/16 插页:10 印数:1—27,000

1956年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10007·55

定价:(6)1.40元



乔治·哈迪



序

阿瑟·霍爾納

我和乔治·哈迪第一次見面是在 1919 年。当时我在馬狹，他來我家看我，把北美工人阶级历史上的許多事件告訴了我，并且說明了这些事件的意义。現在他以七十的“古稀之年”，根据亲身的經歷写成这本出色的書，把五十多年来世界五大洲工人阶级的斗争告訴給广大的讀者。

这个約克郡农民的儿子居然到过那么多地方，經历过那么多事情，而且能够幸存下来写这本書，真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但这是事实，書中沒有一句話、一个字不真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剛結束，他就从美国来到英国，呼吁英國工人支持营救一千五百名美國公民出獄的斗争。那些美國公民被判刑只是因为进行工会活动和社会主义活动，并沒有別的原因。

他是用前“世界產業工人”書記的名义来的，关于这个組織的活動，我們从書報中已經讀到許多。我还清楚地記得，当时我的老友阿瑟·庫克和其他一些人怎样响应他的呼吁。我們答应支持他，并且尽了一切力量来使他完成使命。

从那时到現在已經三十六年了，他在許多地方，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都一直坚持不渝地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待遇和爭取最后解放而奋斗。他从工联主义和工团主义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探索

的过程中曾犯过一些錯誤。在談到这些錯誤的时候，他的自我批評是極其誠懇的。許多重大历史事件他都亲身參加过。他的自我批評一定会使他对这些事件的評價有更大的意義。

現在我們且來回想一下其中的某些事件：在美洲早期為開展工會運動而進行的劇烈的鬥爭，他為幫助德國工人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權和阻止希特勒主義出現而作的努力，中國人民的失敗和最後勝利，他的多次訪問蘇聯和同列寧的一次會見，他對英屬哥倫比亞礦工的激烈鬥爭的領導，他代表英國海員、礦工和其他工人的利益而在歷次運動中所進行的活動。

我也可以根據個人的經歷寫寫或者談談其中的一些事情，因為喬治·哈迪擔負某些任務時，我曾和他密切地合作過。我曾經一度擔任“少數派運動”*的總書記，因此我了解並且尊重他的工作。當時和現在我都很欽佩他為支援礦工所進行的組織工作，特別是在1926年所做的工作。這本書並不仅仅是敘述一個人的生平事迹，雖然在這方面也是很杰出的；這本書還闡述了曾經改變並且繼續以日益增大的速度改變著歷史進程的一些偉大事件。

這本書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慰藉，對於其他許多老戰士來說，一定也是如此，因為它減輕了我們對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所遭受的多次重大挫折而感到的悲痛。

最重要的是，這本書對於青年是一種鼓舞。世界的前途掌握在他們的手里，他們有責任決定戰爭與和平的重大問題、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前途，並最後解決腐朽的資本主義同導向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之間的根本鬥爭。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先進工人在各工會內部成立了有固定組織形式的小組和團體，稱為“少數派運動”。1924年召開了全國“少數派運動”成立大會。工會少數派運動是由英共領導的，曾參加赤色工會國際。它在30年代初停止了活動。——譯者



作　者　序

我第三次訪問中国的时候，同意了出版我的回忆录的中譯本。我还答应特別为中譯本写一篇序言，并且加写一章，叙述从1951年那次訪問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輝煌成就。

第一个建議我把自己的經歷写下来的是我的朋友馬努爾斯基，我非常尊重他的意見。他是苏联駐联合国代表团的团员，为和平事業作出了杰出的貢献。

有一次在我到莫斯科訪問的时候（我曾訪問莫斯科許多次），他对我說：“你想到过自己曾經参加世界五大洲的运动嗎？經歷这样丰富的人可不多啊。你應該写一本回忆录。我們需要这样的回忆录，特別是青年們。他們可以从你的叙述中得到教益和鼓舞。”那时我就同意了写这本書。但是，战争期間和战后由于党的工作很緊張，無法安下心来写作，这样一直过了十四年。1951年訪問中国以后，我才决定完成這項工作。

我第二次訪問中国的时候，中国剛解放不久，可是同我所知道的二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对照来看，却發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的确吃了一惊。当时由于美国軍队向鴨綠江推进，一心想侵犯中国，中国人民被迫参加了朝鮮战争。無論到哪里，我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那种沉着冷靜的态度。他們对于胜利充滿信心，并且赢得了胜利，美国侵略者終于像日本人一样遭到了慘敗。

中国人民志願軍，憑着忘我的牺牲精神和英勇气概，去援助处于危难中的朝鮮人民軍，而这同时也就是保衛他們自己的国家。有着長期斗争經驗和在中国共产党領導下的中国，当然要这样做。的确，我在第三次訪問期間不仅因看到許多事物而受到鼓舞，并且由于能够把新中国的情形写在我的回忆录中而感到高兴。

本書英文版出版的时候，我受到了私人邀請，要我和我的妻子道乐賽再度訪問中国。我真高兴極了。我也很想尽量多看看苏联的情况，因此我們是从莫斯科乘火車到北京来的。我从这条路到中国來已經有四次了。一望無际的森林，銀色的白樺夾杂着松树，还有一片片集体耕种的田地和一群群的牛羊，所有这些構成了一幅美丽的圖画，和我許多次在加拿大旅行时所看到的景象非常相似。这就是到貝加尔湖附近以前的一幅素描。火車穿过美丽的山巒以后，就沿着清澈的貝加尔湖蜿蜒前进。

从我上次經過西伯利亞大鐵路以后，双軌鋪成了，巨大的調車場一个个地建立起来了，这大大地便利了东部和西部之間的繁重的运输工作。木材、农業机器、石油、焦炭、煤、生鉄、鋼軌以及其他鋼制品，都經過这条鐵路来为日益發展的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服务。具有巨大效力的蒸汽机車、柴油机車和电气机車，交替地拖着列車急馳前进，輸送物資給沿綫的許多新的工業企業和建筑工地，包括开垦荒地的人們。看了这些，我感到很高兴，不由得想起当年为了奠定这个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而作的必要的牺牲。如果沒有那时的牺牲，今天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將是另外一个样子。的确，当年的輝煌胜利，产生了多么丰硕的果实。从給予中国的帮助上，从各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吸取苏联的宝贵經驗上，以及印度等国获得独立以后所得到的物質帮助上，都可以看出这种丰盛的成果。

火車进入中国东北边境，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位代表已在滿洲

里迎接我們。他陪同我們到了北京。他描述了从我上次訪問以后中國的發展情況，于是，我開始再受一次教育。五年來我一直密切地注視着中國向社會主義邁進的情況。1951年，土地改革還處於初期，當時是以“互助組”作為農業合作化的第一步。這次我經過東北各省，對於這方面的進展得到了一些印象。這是十分可愛的景象：從前的一小塊一小塊的田地已經變成廣闊無垠，種着各種谷物、大豆和其他作物的田野。沿途還可以看到許多新工廠的輪廓（後來我參觀了這些工廠）。我想起了英國報紙上所登載的那些東西，說農民不願意加入合作社。它們用這種辦法來欺騙英國工人，使他們不相信解放的好處。

差不多半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吸引着我。很久以前，我在英屬哥倫比亞的鋸木廠曾經和中國人一起工作過。我從他們那裡知道了舊中國的一些情況。但是，直到1927年，我來到這個土地遼闊、擁有巨大潛力的國家以後，我才了解到帝國主義給這個可愛的、長期受苦難的民族所造成的可怕的處境。貧富懸殊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特点。但是，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值得自豪的、有文化的民族的最窮苦階層過着那樣惡劣的生活。比如說，這個民族的開化遠在英國以前，但它還沒有擺脫部落的狀況。這個民族具有創造才能，它發明了許多東西，如墨、印刷術、鐵、熔煉術、火藥等等。幾世紀以後，这些东西得到改進，從而建立了西方文明。不錯，歐洲在技術方面變得先進了些，成了它擴大對外貿易和推行殖民主義的基礎。但是，歐洲人沒有理由認為自己有特權，可以粗暴地壓制這樣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民族，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強加于它。這完全是一種專橫行為，它跟追求利潤和進行掠奪分不开，解放了的中國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如果說在1951年我談到過中國人民是沉着而熱情的，那末，照今

天的情况看来，这样說已經很不够了。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工人正在迅速地掌握现代化的工业技术。他們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各方面改造国民经济。他們不再是过着沒有前途的生活了。在共产党和民主选举的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他們已經成为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

我遵照馬努尔斯基同志的建議，把这本回忆录獻給世界进步青年，因为人类未来的領導者將从他們的队伍中涌現出来。

乔治·哈迪



目 录

第一 篇

第一章 收訂錢.....	1
第二章 周游世界.....	33
第三章 游蕩的反叛者.....	50
第四章 芝加哥審訊.....	79
第五章 逃走和覺醒.....	118
第六章 他們的信條是暴力.....	143

第二 篇

第一章 階級戰爭.....	162
第二章 去中國的任務.....	190
第三章 海員國際.....	206
第四章 誰是愛國者?	223
第五章 現在 — 持久和平.....	239
第六章 偉大的變革.....	252

第一篇

第一章 收 訂 錢

每天的奇迹——應該受賞的窮人——赫爾上空的紅光——你有人雇了嗎？——我的第一張會員証——軍中的惡作劇——河邊的教訓——生活的開始——第一次罢工——單槍匹馬——草原上的紅燈———打開了眼界——工会組織員——“世界產業工人”會員——一樁生意——社会主义？——去看看。



我出生的時候，英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我的父親是一個熟練的農業工人，每星期的工資是十八先令，一家九口就靠這筆收入過活。在別人看來，這筆收入也不算少，因為1884年在東約克郡的農村里，“一般工資”只有十四先令。

父親每天在地里干十二小時活，回來以後還要在我們家的大菜園里干活，一直到天黑。所以我們家里吃東西總是不缺。我是長子，當我還小的時候，每星期六早晨就拉着一只帶輪子的木箱，裝上

蔬菜，从我們的伍德曼塞家乡拉到比弗萊去。在比弗萊，我挨家挨戶卖菜，常常帶回家八、九个先令。

到了收获季节，我們当中可以捆禾堆草的人——我們不得不很早就学会干活——就整天在地里劳动。我的父亲具有那些地区的人所特有的壯健結实的体格。他站在打谷机的末尾，一次可以背走一袋十八咗* 重的麦子。我还記得，我的母亲每天回家以后，总是感到腰酸背疼，正像她所說的，簡直快要累倒了，我真不知道她是怎样挨过那些苦日子的。勤劳儉朴——这就是她每天創造奇迹的秘訣，她一直使我們身体健康，衣服整潔和吃得挺飽。全村的人都認為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們沒有洗澡房，只有一只放在壁爐前的木桶。我們每星期洗一次澡，全家那么多人，把整个房間弄得像个裸体王国。我十三岁就离开了家，在这以前，我一直和三个弟弟睡在頂楼上，房頂低斜得厉害，連一張床都摆不下。我們就睡在地板上的草垫子上。

我的父亲沒有讀过書，不过一到周末，我母亲就給他讀報，几乎一字不漏地讀給他听。他的心跟他的身体一样健康。我还記得很清楚，他常打断我母亲的溫柔的声音，从工人的觀点对报上的新聞提出尖銳的批評。我的父亲什么都不信仰，母亲則是一个浸礼教徒。当他罵那些“講道师”的时候，她就会很生气地說：“博布·哈迪，你想想你死后到哪里去啊？”这时我的父亲就会說：“地下——那就是最后的归宿。”

我三岁的时候开始上学，每星期一早上要帶兩個便士去繳學費。老师教我們学字母的时候不多，倒是常常滔滔不絕地講日不落帝国的光荣。很早就教給我們的是对待“長輩”的正确态度。乡紳的女儿、教区牧师和比弗萊教堂的牧师常到学校来，他們一來，全班的学生就

* 每一咗通常是十四磅。——譯者

得赶快直挺挺地站起来。每当碰到这些“上等人”的时候，男孩子必須举帽致敬，女孩子則必須弯腰行礼。但是我的父亲总是說，这是荒謬的事情，这些長輩根本不配做我們的長輩。于是，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就把这种看法当作一种正确的健康的看法。

聖誕节来到的时候，乡紳要給每个應該受賞的穷人一对兔子。有一段時間，我們家也在受賞之列。不过，兔子并不是白送的。当我父亲(他自称为激进派)不投“藍色”(保守党)的票，而投“橘黃色”(自由党)的票的时候，兔子就不送来了。还有一种慈善也是我們所不感激的，那就是星期天比弗萊教堂举行礼拜以后送给本教区的每个穷人家一大塊面包。我必須去取这塊面包，拿到以后我就夾在胳膊里急急忙忙地往家跑，總覺得有些难为情。贈送面包这件事是根据一位乐善好施的先生留下的遺囑举办的，他名叫威廉·威尔遜，于1816年去世。过了几年，我对这个教堂發生了很大的兴趣。它有三百三十三呎長，一百六十二呎高，是英國最優美的建筑之一；对于建筑师、石工和其他搬运石头的工人來說，它是一个了不起的紀念物和献礼。当时吊石头用的踏車，至今还摆在那里。根据教堂的档案，連牧师都可以罢工。1381年，牧师們为了反对大主教奈維爾强加于他們的惡劣条件，举行了罢工，而且罢“工”达七年之久。后来大主教被人控告犯了叛国罪，逃往国外，牧师們才恢复工作。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次性質不同的罢工。

虽然当时我只有六岁，但我永远忘不了。赫尔造船厂的工人起来反抗破坏他們的工会分会的活动。这次罢工是湯姆·曼和本·蒂勒特領導倫敦造船工人爭取到一小时六便士工資那年發生的。最初船主和碼头雇主收罗工賊(他們管工賊叫“自由勞工”)，后来大批警察部队开到赫尔，結果許多罢工工人遭到毆打并被关进监牢。在那次罢工期間，龙骑兵队也从約克市赶了来。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

和母亲在田野里走着，看見赫尔上空一片紅光，原来是木材厂起了火。后来我同本·蒂勒特談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肯定地說，那是老板們搞的鬼。

造船工人失敗了。在伍德曼塞，我們停了課去看过路的龙騎兵团約克市去。他們穿着猩紅色的上衣，腰間佩帶的劍叮噹作响，那种神气給了我們很深的印象。校長並沒有告訴我們这些騎兵怎样保护工賊，怎样鎮压罢工的工人，但是，我的父亲是站在罢工工人一边的。我們在学校玩的时候，也把自己分成“罢工工人”和“自由劳工”。“罢工工人”捉到了“自由劳工”，就要好好揍一頓，一直到“龙騎兵”出来解救为止。

十二岁的时候，我开始在地里干半天活；这样，我的求学时代等于已經过去了。十三岁那年，我到一个农場主家里去做雇工。在九十年代，根据“雇主和雇工法”，雇工至少得干一年。如果訂合同的时候拿过“訂錢”——农場主雇人时預付的工錢——而后来破坏合同，那就会被送到县法院去，被判处罰金。第一年，我的工錢只有五鎊，一星期还不到兩先令。到聖馬丁节* 的时候，合同期滿了。在一个星期的假期中，又訂了第二年的雇佣合同。

雇工和雇主都要到比弗萊的市場去。雇主一个一个地物色，如果看到滿意的就問：“你有人雇了嗎？”如果沒有，討价还价就此开始，然后是交“訂錢”。就是給同一个农場主已經干过兩年活的雇工，也要經過这一套贩卖奴隶似的仪式。我第三年做雇工也經過了这种仪式。

第四个年头，我給勒康菲尔德一个叫菲謝尔的做工。菲謝尔是当地的乡紳，农場主，同时还是郡長。我的工資是十六鎊，另外管吃管住。每天早上四点鐘起来喂馬，五点二十分吃早飯，六点鐘到地里

* 11月11日是聖馬丁节。——譯者

去干活，一直到晚上八点钟喂完马，给马洗刷干净，才算完事。

这是精神上开始感到彷徨的一年。我天天在无限美好的大自然中干活，我爱上了大自然的美，那种美总是强烈地吸引着我，但是，我仍然仿佛感到了一种痛苦的空虚。我已经十六岁了。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虽然是优等生，但也不过是稍微认识几个字。出了学校以后，整天干活，空闲的时间就不多了。夏天的时候打几场板球，或者用马蹄铁掷铁环玩一会儿，冬天晚上打几回拳击；村里的孩子们互相打闹一阵，使老人开开心。除了平常跟女孩子闹着玩儿以外，这些活动和星期六晚上在小酒店里唱唱歌，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全部娱乐了。

当我拉着马在田里耕地的时候，我的年青的心总是不断地想像着怎样跑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去。这也是我父亲的一个长期没有实现的梦想。他曾常常向我们谈起到新西兰去，那时从英国中部到新西兰去的人多得很。当乡绅和他的儿子骑着马到田地里来看我们干活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我父亲说的那些鄙视他们的话。我觉得，在这做庄稼人的最后一年中，我的性格有些改变，很想过一过流浪生活。我知道，许多小伙子也有我这样的想法，难怪农村成了募兵军士招兵买马的好地方。

有一天清早，我偷偷地跑到比弗莱兵营去报名，作志愿兵参加布尔战争*。他们没有准我参加。幸亏我照实说出了我的年龄，不然我就报上名参加了那场像我父亲所说的争夺黄金和钻石的战争。我回到农庄上。管理员问我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他以后，他大大发火。“你要敢再这样，我就赶你走……，”他说。后来，他听到我发牢骚，就不

* 布尔战争是英帝国主义者在1889—1902年对南非布尔人（荷兰移民）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结果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特兰士瓦尔和奥伦治自由邦，均被并入英属南非。——译者